

人性之光在生命困顿中熠熠闪烁*

——葛水平的《喊山》中红霞的人性美

王 衡

(渭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在《喊山》中,红霞的人生面临着真实的生存困境甚至使她不能正常地活着,然而悲惨的人生际遇并没有窒息她美好的人性。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红霞总是不忘记感恩并坚守着善良的本性,特别是面对金钱的冷静与理智让人钦佩不已。

【关键词】《喊山》;红霞;生存困境;人性美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2-0012-03

经《人民文学》推荐,葛水平的《喊山》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遴选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中篇小说奖。《喊山》的故事虽不复杂却特别扣人心弦。在太行山深处有一个叫做“岸山坪”的村子,韩冲为了保护玉茭不受獾的损害,他炸獾的雷管却误炸死了同村的外来户腊宏。围绕着这个“突发事件”,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还处于现代化盲区的原生态乡村及其村民的生存状态。小说中女主人公红霞的人生际遇不仅展现了其真实的生存困境,而且也再现了其对于美好人性的坚守。

腊宏被误炸的“突发事件”意外地揭开了一个真实的谎言,哑巴名叫红霞,只因为腊宏长久地限制了她的言语自由并以“哑巴”给其命名,于是她便成“哑巴”。红霞从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步起,便是不幸的。因为出生在大山深处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当同龄人还在享受天真烂漫的童趣时,只接受了五年小学教育的红霞就被迫离开了校园,并担负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更让人揪心的是,红霞只为了吃一个糕团子而被人拐卖。在她还未理解也来不及思考“婚姻家庭”含义的时候,红霞就被卖到了一个让她从未弄清楚方位的大山里,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腊宏做了老婆。在这里,红霞不但被绝对地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还要遭受腊宏的毒打,以至于腊宏的母亲都动了恻隐之心,背着红霞向儿子求情。红霞无意之中听到这个男人残忍到了把前妻活活打死的地步,她不由得莫名地恐惧,于是在极度的慌乱中撞翻了东西而被腊宏抓住并怀疑她专门听墙根。在质问中,当宏腊得知红霞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时,他顺手拿起老虎钳,扳倒红霞捏开她的嘴揪下了两颗牙齿,还威胁红霞不能叫,也不能说听到他打死前妻的事情。后来,腊宏在与人合伙盗墓的过程中因抢夺一个瓷瓶而铲死了一名同伙。

于是,腊宏就畏罪潜逃,红霞也被迫携儿带女跟随腊宏踏上了逃亡的征程,在此过程中腊宏还威胁红霞,“你要敢说一个字儿,我要你满口不见白牙。”^[1],且告诉别人“你们不要逗她,她有羊羔子疯病,疯起来咬人。”^[2]即使在腊宏生命奄奄一息之际,他还歇斯底里地冲着红霞喊“龟儿子你敢!”^[3]并使尽最后的力气把斧头砍向红霞。

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被腊宏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剥夺了说话的权力长达数十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她整日生活在无尽的沉默和恐惧之中。然而,腊宏被炸致死,红霞并没有摆脱生存的尴尬。对红霞而言,腊宏被炸的“突发事件”,也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不过这个“突发事件”使红霞又有了获得某种解脱和自由的可能性。当听到王胖孩说“你的男人的确是死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候,一向木讷的她却打了个激灵^[4]。这个“激灵”是她那长期以来在腊宏的钳制与淫威中业已迟钝的灵魂被这个“突发事件”刺激之后的一个外在表现。在她的记忆中,这个男人宛如一片无法消散的乌云笼罩在她的身上,使她喘不过气来。然而腊宏的死亡毕竟是一个生命的殒灭,更何况与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她不可能立即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她需要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情感,梳理自己的思绪。因此,当听到王胖孩说如果不听从他们的协调,即使上诉到国家司法部门,韩冲也不一定给腊宏抵命,更何况因为你们是黑名黑户到那时他们也管不上的时候,红霞惊讶地抬起头瞪着眼睛看着他们,她又是那样的茫然与无助。在安排腊宏后事的过程中,红霞一直处在被动应服的处境,面对他们既有安抚又有吓唬的劝说,她只能无奈地听着他们的表述与安排,只是孤儿寡母的处境偶尔让她不免陷入沉思。命运就总是这样捉弄着她,因为对

收稿日期:2009-02-25

* 基金项目:此课题获渭南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KS028)。

作者简介:王 衡(1978—),男,陕西宝鸡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她来说腊宏活着与否她都将面临着真实的生命困顿。后来,红霞望着王胖孩莫名地笑了一下,这一笑让那些干部们费解,也让我们难以准确地解读其中的涵义,也许她是笑自己的无可奈何,也许她是笑干部们的煞费心机,也许她是笑丧夫的灾难却意外地导致了人身的解脱……在腊宏出殡的日子里,红霞不但没有哭也没有泪,而且在静默地注目着远处的青山,红霞这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或许在昭示着其某些真实的心境。其实红霞此时表面的平静却更让我们看到了她内心的不平静,从她注目远山的举动与表象中,我们分明感到了她思绪的烦乱,现在她毕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问题与两个孩子的成长问题,因为腊宏的死亡让她的人生面临着诸多的变数。腊宏安葬后,红霞大着胆子第一次出门来到了腊宏的坟地上,当她确证腊宏真的已埋在土里的时候,她撕心裂肺地哭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她对腊宏的血泪控诉,对命运的激情叩问,也是她走出腊宏的阴影、恢复自己应有的人性特征与权利、开始向正常人生转变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从此,红霞就渐渐地走近了韩冲也走近了岸山坪的人们,她想听听他们的说话,她想融入他们的生活,她想回归正常的社会,她想和所有正常的人一样活着。尽管韩冲还不能确定红霞的发笑是否是羊羔子疯病发作的前兆,但出于误炸人夫的愧疚,他还是介入了红霞的日常生活。正因为韩冲对她的关心和照顾,红霞便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自童年被拐卖以来她就彻底地失去了亲情,也没有得到爱情,多少年来一直在腊宏毒打与钳制中过着毫无人身自由的生活,在腊宏的眼里她仅仅是买来生儿育女的工具而已。他们在流亡中毕竟是韩冲给他们提供了住所,使他们不再浪迹天涯;在腊宏毒打她的时候也曾是韩冲勇敢地出面干涉;在腊宏死后,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韩冲的确对她们娘仁百般照顾,而且使她真正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于是,红霞在韩冲面前常常禁不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流下了真诚的眼泪甚至稀奇地说出了“不要”。这两个字对红霞而言却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这是她恢复言语文性与权力的开始,这也是她揭穿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以致于当红霞捧着浆饼安慰琴花时一声“吃”让琴花万分惊恐^[5],也使韩冲对红霞的语言功能障碍愈加怀疑。

心灵的复活使她恢复了关注自身的本能与人皆爱美的天性。洗过热水澡的红霞在烛光中身体发出了柔光,在月朗星稀的秋夜里娇美无比。长期以来,腊宏的毒打与呵斥占据了她的所有意念,以

至于多少年了,她都不知道自己长得是个啥样子。是夜她终于拿起了尘封已久的镜子,看到了自己真实的脸庞。照镜子既是红霞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是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她与自我的一次心灵对话,这是她自我复活中具决定意义的一步。这时的红霞已不甘在沉默中窒息,于是她孤身一人爬上山梁喊山。如果说照镜子是红霞自我意识觉醒的话,那么喊山就意味着她面向天地人间的自我确证,这也是她生平以来第一次痛快淋漓的自我发泄,以至于不惜把脸盆都敲出了一个大洞,歇斯底里地叫喊撕破了沉静的夜空。“沉默了十几年的哑巴终于从心底发出了她生命的呐喊,这一呐喊既是对险恶的抗争也是对善良的感激。”^[6]这是她走出家门,参与如收谷子、养蚕等农活,走近了岸山坪的人们特别是萌发了对韩冲的好感之后,向正常人回归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努力。“从失语到言说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伟大”^[7]。

人生际遇的悲惨与生命的困顿并没有窒息红霞美好的人性之光,她是那样的善良,又是那样的懂得感恩,尽管生活艰难甚至她们孤儿寡母的生存难以为继,但她依旧重情重义,在金钱面前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冷静与理智。这对于那些贪恋欲望甚至不惜撕裂主客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物质至上论的基础上投向功名利禄角逐的当代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王安忆对自然人性的向往曾有过这样的话语:“他们自然的人性,成为我们审美眼光温柔注视的对象,我们称颂这种简单的美德”^[8]。红霞还在年幼的时候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为此她尽心尽力的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即使对讨来的糕团子馋涎欲滴但还是让给了弟弟,自己只能舔舔手掌心的甜味儿咽下一口唾沫而已。她这种“母性”情怀也显现在她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即使她在遭遇人身禁锢、失去言语权利及被迫流亡的情境之下,也对腊宏前妻留下的孩子与自己所生的孩子百般照顾。红霞不仅具有母性的情怀,而且宽宏大量,善解人意具有一颗感恩的心。腊宏死后韩冲及岸山坪的村干部都极力想通过与红霞达成赔偿协议的办法而私了人命官司,在这个过程中,红霞拒绝要钱的态度虽然引起了他们诸多的误解,但红霞还是始终如一地用自己的行动坚守着她那份令人震惊的真诚,她没有闹也没有上诉,而是平静地走近韩冲。至于她拒绝赔偿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虽然可以有多种推测甚至难以断定,但从红霞在事前事后的行动来看,她的表述是真诚的。她收起了村干部做主所签署的合同,但

“哑巴想告诉韩冲她以前会说话,她不要赔偿,她想保住那个条子,就想要你韩冲。”^[9]“就想要你韩冲”,这是她最现实又最真诚的想法。从韩冲给她们提供住所,为她劝架到现在对她们母子仁的照顾使她清楚地感到,在她人生历程中所遇到的两个男人中,韩冲与腊宏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一个有着仁慈之心,一个心狠手辣,因此她原谅了韩冲并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因为“人性中善良而温情的一面可以抹平人性之恶,愈合岁月留下的伤口。”^[10]。后来,在韩冲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哑巴抱着孩子,牵头小书往人跟前跑”甚至“哑巴手里拿着那张条子,走过去拽住村干部王胖孩”^[11]以行动质问王胖孩约定为什么不起作用?为什么要把人带走?我们似乎难以原谅这个不讲理的人生,我们曾经为红霞与韩冲彼此走近而由衷地高兴,因为我们似乎看到了红霞的未来,但韩冲却因腊宏的案发而意外地被警察带走,又让我们不免为红霞的未来忧心忡忡。韩冲入狱使红霞的人生又有了新的变数,因此我们在为其命运的坎坷而感到深深不安的同时,同情也愈为强烈。但事实最终证明红霞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敬的女性,她不放弃也不抛弃,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曾经的抉择。韩冲入狱之后,红霞对其甚是思念,甚至红霞教孩子叫韩冲爹“爷爷”。如孟繁华所说“《喊山》是一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小说,韩冲和哑巴红霞没有身体接触,但这里的两性关系比身体

接触过的韩冲与琴花要动人得多。”“更重要的是,葛水平的出发点不在这里,她要揭示的是在男女关系中表达出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人性”^[12]其实红霞的善解人意与感恩之心还表现在她与其他村民的交往之中,琴花因为索要一百五十斤玉茭面粉而被韩冲爹揭开了其真实面目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且眼看要发生肢体冲突的情况下,很多人只是看热闹,尽管红霞在小的时候也喜欢看这种热闹,但此时的她还是挺身而出端了一张粉浆饼去劝解并安慰琴花。

善良是一种美德,但把善良与软弱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取的,因为红霞的软弱也是导致她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她被人拐卖到被腊宏禁锢人身自由直至被剥夺了言语权,她的反抗都是极其有限的,特别是在逃亡的过程之中与入住岸山坪之后,她并没有找机会揭发腊宏的罪刑。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已摆脱了腊宏家人的钳制,她有机会见到其他的人,于是她便有了重返社会的机会,但她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在赞美红霞美好人性的同时,红霞的软弱及其给她自己带来的不幸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当然,对比之下,这篇小说与先锋小说对生命视若草芥的态度也不同,作者始终强调生命的可贵和生命的价值,不管人物性格是善是恶,命运是生是死,作者都没有做任何抽象化、绝对化的处理,反而更加注重人物的真实性情和情理上的交融。”^[13]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3][4][5][9][11]葛水平.喊山[A].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报),2007,12.
- [6]吕政轩.乡村风俗的生命解读——评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地气》《甩鞭》和《喊山》[J].名作欣赏,2006,6.
- [7]冯永忠.从失语到言说——葛水平《喊山》解读[J].名作欣赏,2005,9.
- [8]王安忆.生活的形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5,1.
- [10]王锐.宋云.苦难中坚守的人性美——评葛水平小说集《喊山》[J].阅读与写作,2008,1.
- [12]孟繁华.男女、生死和情义——2004年葛水平的中篇小说《喊山》及其他[J].名作欣赏,2008,5.
- [13]曹颖频.生命之善的呐喊——读葛水平的《喊山》[J].名作欣赏,2006,1.

The Light of Human Nature Flashes Brightly in a Miserable Survival Status

——The Humanistic Beauty of Hong Xia in Ge Shui-ping's *Hanshan*

WANG 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einan Teachers College, Weinan, Shaanxi 714000)

Abstract: In *Hanshan*, Hong Xia is faced with a real miserable survival status but her beautiful humanity isn't suffocated by the tragic fate of life. In the process that she makes a stand against fate, Hong Xia does not always forget Thanksgiving and sticks to the kind-hearted nature. Especially, she is admirable when she has a cool head in the front of money.

Key words: *Hanshan*; Hong Xia; The Miserable Survival Status; The Humanistic Beauty